

青年毛泽东的一次“游学”经历

青年时代，毛泽东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是中国古代学者推崇的求知方式，青年毛泽东亦是如此，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和抱负，把改造社会作为目的。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，为了深入了解社会、增长见识、探寻改造社会的方法，毛泽东有过几次“游学”经历。其中，1917年暑假的一次游学活动历时最久、行程最远、效果甚大。

1911年，毛泽东从湘潭县前往省城求学。1913年春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（1914年并入湖南第一师范）。当时，湖南第一师范注重人格和学识的培养，以人格教育、国民教育、实用教育为理念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来求学。学校还提出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，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，察社会之情状。毛泽东深受这些进步观念的影响，他同蔡和森、何叔衡、罗学瓚等人结为朋友，纵论国事、探求真理。虽然勤学苦读，但毛泽东认为读书和看报毕竟都停留在“知”的层面上，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。一个人只有致力于现实，做到知行合一，才能对社会有更为透彻的认识，才能找出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和方法。他常对同学讲，不仅要读“有字之书”，还要读“无字之书”。这无字之书，就是实际的社会。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笔记《讲堂录》中写道，“闭门求学，其学无用。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，则汗漫九垓，遍游四宇尚已”。对于游历求学的的作用，毛泽东认为，“游之为益大矣哉！登祝融之峰，一览众山小；泛黄勃之海，启瞬江湖失；马迁览潇湘，泛西湖，历昆仑，周

览名山大川，而其襟怀乃益广”。

引发1917年暑假这次“游学”的直接动因则是一份报纸的报道。1936年，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：“有一天我读到一份《民报》，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，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。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。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，可是我没有钱，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。”7月中旬，毛泽东与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同行，开启了这次行程。他们仅带着换洗的衣服、一把旧雨伞、笔记本、毛笔和墨盒等简单用品就出发了。

历时一个月，他们步行漫游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5个县，行程900余里。这次“游学”，未带一文钱。一路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，了解一些风土民情，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。最后由于沅江涨水，部分民房和道路被淹，行程被迫中断，8月16日，他们回到了长沙城。

山河游历开阔了眼界胸襟。游历的5个县多位于湘中或湘东北地区，地貌多为山地、丘岗和平原地带。如安化处于雪峰山的主干带，境内群山起伏，谷岭相间，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00多座；而益阳位于洞庭湖南岸，其南半部是丘陵山区，北半部是洞庭湖淤积平原，一派水乡景色。长途跋涉中，一会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一会儿是美丽多姿的山峦，一会儿是弥望青碧、池水清涟、田苗秀蔚的乡间美景。除了自然风光的秀美，5个县的历史也很悠久，长沙、益阳等皆于公元前221年秦灭楚之际，便设立郡县。游览祖国的山川美

景，探访历史古迹，让毛泽东陶冶了情操，也开阔了眼界胸襟。

接触民众深入了解了社会。一路上，毛泽东走访了众多学士名流、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小商人、地方官吏等社会各界人士，查阅各县县志了解了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。在所有接触的人群中，毛泽东尤其注重接近农民，每到到一个地方都主动跟农民聊家常，还帮他们干农活。农民看到毛泽东说的都是农家话，讲的都是农家事，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，感觉非常亲切，都愿意和他交谈，留他们吃饭住宿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，“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，没有花一个铜板。农民们给我们吃的，给我们地方睡觉；所到之处，都受到款待和欢迎”。在聊天交流中，农民们纷纷诉说自己长年辛苦劳作，却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苦难经历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触动。在同各阶层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也积累了应对社会事务的初步经验和能力。

艰苦行程磨炼了意志品质。“游学”不带分文，面临各种困难，但毛泽东知难而进、迎难而上，以此磨炼自己的意志。他们每到一处，遇上学校、商店或住户，就写一副对联送去，接受一点馈赠，但这些馈赠并没有保障，所以经常忍饥挨饿。还要对抗恶劣的天气，湖南的夏天非常炎热，常伴有暴雨。一天，他们在宁乡县遭遇暴雨，随身带的伞散架了，两人浑身湿透，连买把新伞的钱都没有。如果行到中途前不着村后不着

店，找不到农家或旅店投宿，就得露宿野外。去安化途中，由于天色已晚，找不到住宿的地方，只好露宿河堤。此行，毛泽东还拜访了好友何叔衡，何家热情招待，并给予资助，毛泽东坚决拒绝。此后，为了确保“游学”的初衷，避免此类“资助”，便又减少了拜访友人。

这次“游学”经历加深了毛泽东对湖南省情、风土人情的了解，特别是对湖南农民实际生活的了解，也使他到改造社会探究“大本大源”形成一定的思考。回校后不久，8月23日，毛泽东便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封信，信中提到了暑假的经历，谈了自己对“天下国家之大计”的看法：天下亦大矣，社会之组织极复杂，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，民智污塞，开通为难。欲动天下者，当动天下之心，而不徒在显见之迹。动其心者，当具有大本大源。此后，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，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又开展了几次“游学”。

青年毛泽东的“游学”，不是传统社会文人的游历求学、结交师友，而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，带有强烈的责任感，深入民间，了解社会。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成熟奠定了一定基础。今天，回顾毛泽东的这段经历依旧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。当代青年要学习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，学习他躬身力行、以人民为师的实践精神，学习他在社会调研中不断开阔胸襟、增长本领的方法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不负韶华、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，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。

（常馨月）

绥轂中原的西进战役

1944年8月15日至12月初，新四军第4师主力在第3师、第1师和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支援配合下，由苏北、淮北西进徐州西南之萧县、永城地区，歼灭日伪军和顽军1.3万余人，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，完成了发展河南的战略任务，达到了“绥轂中原”的战略目的。

审时度势，及早决策

1944年4月，日军从华北、华中抽调约2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。中国军队虽经艰苦奋战，付出了重大牺牲，但未能达到阻止日军打通平汉线的目的，河南全省沦陷。至6月，日军占领长沙、包围衡阳、威逼重庆。中共中央结合中原抗战形势，适时提出了“巩固华北、华中，发展华南”的战略方针，并命令新四军第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，力争控制中原，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将华北、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。

根据中共中央、华中局和新四军关于西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、向河南发展的指示精神，7月13日，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，先期研究西进的具体计划和各项准备工作。7月25日，党中央正式命令新四军第4师抽调5个团进入永城、夏邑、萧县、宿县等地，相机控制黄河以东地区。为有效策应第4师的西进行动，新四军军部命令第2师、第7师钳制国民党顽军。随后西征部队紧张开展教育动员、战前训练、补充兵员、储备粮草、扫除日伪据点、派出西进地方工作团等工作。

誓师出征，首战告捷

8月15日，第4师在师部驻地大王庄举行了庄重的西征誓师大会，彭雪枫师长针对部队大多数官兵“1941年路西反顽失利后含泪撤回路东，时刻想反攻路西，恢复根据地”的实际，提出了“打回老家去，解放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”。8月20日，西进部队越过津浦路，即遭遇盘踞萧县南部的国民党苏北挺进军第40纵队王传绶部的无理阻挠，西进部队先头部队被迫奋起反击。23日，彭雪枫指挥3个团，用不到3个小时，全歼顽敌1500余人于小朱庄，并争取顽军第28纵队3支队长吴信元率部1700余人起义。

小朱庄的速战速决，打开了西进的大门，使日伪军闻风丧胆，西进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连克永城东南日伪军各据点，迅速夺回了萧县、永城等地。西进部队随即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，配合部队西进，第4师主要首长联名签署了《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姐妹书》，通过回顾3年前军民齐心抗日反顽斗争，分析当前反法西斯斗争形势，申明部队西进豫皖苏的任务，向广大豫皖苏同胞表达子弟兵的血肉之情，号召军民同心、国共齐心协力钳制敌人、打击敌人，以收复中原，解放人民，迅速求得战略反攻。

速战速决，各个击破

9月2日，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趁第4师立足未稳之际，命令国民党暂1师军军长王毓文，统一指挥近8个师的兵力，分别从东、南、北三面合击西进部队于萧县、永城地区。面对顽敌的大

军压境，中共中央军委经研究认为“顽军各部散处各处，调动不灵，配合不确定”，遂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，命令西进部队就地布置战场准备迎击来犯之敌，以新四军第1师、第3师各1个旅的兵力尾进夹击由东向西进犯之顽军，并牵制由南向北进攻之敌，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兵力消灭由北向南进犯之敌。

为扩大战场回旋余地，第4师决定攻打集顽军、日伪军、土匪于一体的敌第28纵队第82支队李光明部，以夺占夏邑县以东八里庄地区。9月11日黄昏，第4师主力秘密逼近八里庄，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形成了合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10分钟内攻破八里庄，大部敌军在睡梦中被俘，残敌依托西南角的小圩寨负隅顽抗，激战至12日，俘虏李光明以下千余人。激战中，彭雪枫师长以身殉国，倒在了指挥岗位上，年仅37岁。同日，新四军路东指挥部指挥第3师第7旅、第4师第9旅和第1师第52团尾随由津浦路东向西进犯之敌，全歼其1个团，击溃5个团。9月下旬至10月中旬，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奉命进剿陇海路北顽军，歼灭顽军5000余人，打乱了顽军的进攻计划。

10月初，驻徐州、商丘等地的日伪军向萧县、永城地区实施“扫荡”，西进部队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，及时紧急转移，并利用夜暗条件趁敌撤退之时实施袭击，粉碎了日伪军的“扫荡”。10月8日，西进部队集中3个团的兵力，围歼了国民党苏北挺进军第30纵队，歼敌近千人，生俘敌纵队司令胡式如。至此，西进部队扫除了侧后威胁，打通了与陇海路以北八路军的联系，创造了迎

击顽军的有利条件。

猛打猛追，巩固发展

10月12日，国民党暂1军军长王毓文指挥3个师、6个挺进纵队，兵分四路进犯萧县、永城地区，企图围歼新四军西进部队。13日，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路西战役指挥司令部，以第4师西进主力和第3师第7旅共7个团为主发起淮北自卫反顽战役。14日起，顽军开始向萧（县）永（城）地区发起疯狂进攻，西进部队以逸待劳，灵活采取阻击、抗击、牵制等方式，连续打退顽军数次进攻。20日夜，新四军第3师第7旅以1个营的兵力突袭敌军部，致使敌全线溃退。21日凌晨，路西战役指挥员下令全线出击，各部队勇猛追击。战至30日，在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宿东游击第二军分区的配合下，取得了淮北自卫反顽战役的胜利，共歼国民党顽军3600余人，基本恢复了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。

随后，西进部队抓住有利时机，迅速转入防御，严守和巩固涡河以北阵地，并积极向四周发展，至11月下旬，西进部队开辟了商丘、亳县、永城之间的地区，至12月初，萧县、宿县、永城、夏邑地区的反动武装大部被肃清。新四军第4师西进部队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作战，粉碎了日伪军的“扫荡”，打退了顽军的进攻，恢复了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，成立了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与8个县总队、3个独立团，并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，争取反动武装起义7起3700余人。同时，西进战役开辟了豫西，发展了豫南，扩大了豫东，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，为战略反攻扩大了前进阵地。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特电令嘉奖，指出：“此次路西战役已获得极大的胜利，这是曹甸战役以来最大的战役。”（薛闫兴）